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

——读《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第三、四册

唐　英　凯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课题负责人王多闻、关嘉禄)，继皇庄上下册出版之后，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大连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作译编的第三册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大连图书馆文献研究室合作选编的第四册，已经在92年4月出版。第三册主要是康熙朝满文档案，分职司诠选、奖惩、宫廷用度、宫苑、进贡五部分，近33万字。第四册为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朝的满汉合璧档案，分奖惩、宫廷用度、外藩进贡三部分，约30万字。捧读之余，深感出版此书，是嘉惠清史、民族史研究的大好事。

从事清史研究，注重清代档案，这是前辈清史专家的谆谆告戒和宝贵经验，今天已成为当代清史工作者的共识。清代档案，有清一代信史，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无不咸备其内。清代对档案的管理和使用是比较重视的，不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人管理和专门地点存放，有比较严格的文书归档和查阅制度，而且还很重视档案的整理和汇编工作。凡属上报给皇帝或宫中各机构本身所形成的档案，则在紫禁城内专设档案库房加以保管，而内阁大库等处所就是专门存放“大内”档案的处所，其中所存档案，在当时均属“内府秘籍”，非有关官员，包括一些高级官员都不得前往翻阅。所以其中内容一向不为人所知，一般人甚至连这些档案的存在都不能得知。直至宣统元年内阁大库由于墙体渗漏，将其中一部分档案约二百多万件挪出内阁大库迁出宫外并流传到社会后，内阁大库档案从此才被世人所知并引起人们的重视。“八千麻袋档案”流散到社会，遂与甲骨文、敦煌写经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之一。由此可见内阁大库档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中译编的这批清代满文档案，现存大连图书馆，此前“确系来自满铁奉天图书馆无疑”①。经译编者的苦心研究，认为“不宜肯定它就是罗振玉带到大连‘八千麻袋’中的一部分。②，但似乎也不排除是“八千麻袋”中一部分的可能，因为根据徐中舒先生所言，“八千麻袋计十五万斤”。③曾卖给同懋增纸店“由火车分运至定兴，唐山两处，同时也零星卖出不少”④。被罗振玉卖掉之后，运至定兴的又运回北平，运至唐山的又运回天津，后来，历史语言所由京运平时，“称得约六万斤，在北平的数量大约也相差不远，即散佚之件，合计已损失二万斤了”⑤。所以大连图书馆的这部分满文档案尚有在“已损失二万余斤”中的可能。无论如何，所译编的这些满文档案，当属移出宫外的内阁大库的档案，这应该说没有什么疑问的了。所以发现这批档案的意义应该归属于“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之一”⑥。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译编的大连图书馆藏清代档案大部分系总管内务府题本。此外留有相当数量的各库月折，以及少量的部员奏本、题本底稿、官员呈文、银物清册、商人族谱、殿试试卷等。总管内务府题本包括顺治至道光各朝题本，尤以康熙朝为多，皆为折叠式，在满文和满汉合璧题本上都钤盖总管内务府之印，也有部分钤盖司院之印，在本首注有满文或

汉文批红。这些题本俱系原件，不是抄件。由于“嘉庆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馆借内阁所庋顺治朝及康熙初红本悉烧于火。”⑦故原在内阁大库中康熙朝题本火灾之余所存不多，而且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朝题本大多为抄件，所以此次译编的大连图书馆所藏康熙朝满文题本更为稀世珍品。

总管内务府是清朝特设的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掌焉”⑧，主要为皇帝皇室服务。由于它为皇室服务的特殊地位，许多国家政务活动都与内务府有联系，实际上总管内务府的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了执掌宫禁事务的范围。由于它的特殊性，内务府档案在从内阁大库流入社会以前秘不示人，所以也就成了“秘中之秘”。大连图书馆所藏总管内务府题本不仅涉及内务府三院七司，而且涉及中央六部、外省督抚、盛京内务府等机构；不仅涉及皇帝家事，而且涉及国家庶政；不仅涉及皇室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内务府本身的机构变迁，也涉及皇帝“朝乾夕惕”勤于治国的各种活动。

关于宫廷用度，虽然“国朝宫史”、“续国朝宫史”和“宫中则例”经费类份例中有明确的记录，但据“续国朝宫史”载：“吉礼、嘉礼、筵宴、赏需下至薪蒸蔬果之微，咸准月奏为定”，而《选编》中“宫廷用度”类译编了康熙朝不同年份、月份，月奏题本十三件。这些题本不仅使我们看出除份例、经费外宫中各杂项开支的详细情况，从中窥及皇家日常生活内幕，同时也弥补了乾隆朝所撰《国朝宫史》和嘉庆朝所撰《续国朝宫史》所载阙如。比如，这二部宫史都未提及太皇太后、皇太后饮用茶叶的种类和数量，而在康熙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题本就有如下记载：“太皇太后、仁简皇太后一月饮用苍溪茶二斤八两，此一斤以一两二钱计，银三两”⑨；在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二十七日的题本中载：“太皇太后、皇太后一月所饮苍溪、伯元茶二斤八两，此一斤以八钱计，银二两”⑩；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一年九月又分别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一月饮苍溪茶一斤八两，伯元茶一斤，此一斤以七钱四分计，银一两八钱五分”⑪和“太皇太后一月需饮苍溪茶一斤八两，此一斤以七钱四分计，银一两一钱一分”⑫。由于所记这几条都是“令当月商人购买库缺物品款项”，故不仅可见苍溪茶、伯元茶是太皇太后、皇太后专用茶及所需数量，而且前后物价变化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上面述及康熙初年的几个题本都告诉我们每月杂项开支大都在八千两白银上下。在康熙五十五年三月赫奕等的三个题本中，记载了“自五十三年十二月至五十四年十一月，此十二个月共用过盐六万九千七百八十四斤十两，蜜三千二百五十一斤四两，朝鲜糯米三十三石一斗八升三合”⑬自五十四年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共用过稻米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二斗三升七勺”⑭自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至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个月用过红螺炭十九万二千九百四十二斤八两，白炭十六万四百零六斤，黑炭一百四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斤六两二钱，炼银炭三千七百五十五斤、煤一百零九万五千三百二十五斤十四两，石炭六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斤五钱”⑮。从这些题本中我们可以了解康熙朝大内各处一年所需基本生活用品的数量。而在第四册宫廷用度类中，分类选编了雍正——道光朝有关朝年关于一年中咨取户部物件数目、出入存剩米粮盐斤、蜂蜜、白黄蜡、纸张、银米、煤炭木柴、祭祀用猪以及紫禁城内该班人等饭食用过银两、米石数目等类题本。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宫中经济生活和大内年消费以及有关宫中各种日常活动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可靠而具体的依据。

在奖惩类的题本中，反映了对内务府所属侍卫、官员、太监、苏拉、工役、仆妇的失职、违纪、旷班、逃跑、盗窃、民事纠纷、议赏等项事例，从而使我们具体地认识到内务府的各项职能，宫中纪律和管理情况，也反映了清代皇帝的吏治措施及总管内务府的行政效率。这对研究清代严细的施政情况是有所裨益的。这些题本也透露出皇室对最底层的皇家奴仆的残无人道的压迫奴

役和人口买卖的情况。如康熙二年六月胡密色等的题本中载，打扫清宁宫庭院之福哈达管领下哈哈珠子（满语，男孩）常保"于内庭打扫庭院乏极，傍晚在神厨西楼东廊下睡着，睡得过沉，亮钟时分才醒，一看门都关闭了，想叫门出去，害怕，没有叫门，便在亭子西侧下面台阶上睡了。"⑯，被内务府查处，"常保虽然十二岁，但因在院内睡觉，拟鞭责一百"。当班领班"雅尔泰虽已七十九岁，拟鞭一百，停止打扫庭院。"⑰批红、常保著鞭责；雅尔泰既称七十九岁，免予鞭责，准以银赎之；倘不得赎银，即鞭五十，余依议"⑰。又如，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海拉孙等的题本述及内管领村柱管下住在沙河之孀妇刘保柱之母，将其已报会计司尚未验看之女五姐私嫁给本管领下闲散二格而违律，"拟将二格鞭一百，将五姐与二格分开并发往乌拉给无妻之牲丁为妻，将孀妇刘保柱之母鞭一百，不准赎。批红，依议"⑱。康熙二十年十月总管内务府的题本提及，"十三日准会计司来文，给在兆祥所之阿哥喂奶，业已选取头德依佐领下护军刀万之妻，为给其妻子喂奶，买得正白旗伯费扬古佐领下乌色家内自湖广军中带来之妇庆姑，带去银七十四两"⑲。又透露了当时奴隶买卖的情况。常保、雅尔泰、刘保柱之母、五姐、庆姑实际上是家生奴隶，他们对皇室有十分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的生死与夺、婚丧嫁娶，完全听命于皇室。可见虽然满族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入关也有几十年了，但在皇室及其庄园中农奴制依然顽固而明显地存在着。因此这些题本也暴露出奴隶、太监、苏拉等所受的残酷压迫及其悲惨地位，为我们认识"康乾盛世"时皇宫的黑暗，提供了实证。

在宫苑类里，不少题本反映了圆明园、畅春园的建筑修缮、管理及费用开支等情况，特别是康熙四十四年正月赫奕等的一件题本中记载了该畅春园在康熙四十二年剩余和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使用及剩余炭、木柴、煤的种类、数量、折银数量等，特别指出："例载：炭、木柴之价银前年支给，次年使用。既如是，来年准备价银二万五百一十六两拟一并自户部领给。嗣后每年应照此数予备"⑳。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数据而且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其供应制度。所以有关此类档案为我们研究皇家园林规模及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资料。《选编》对有关清代宫殿建筑的档案也有新的发现。如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一份修建大光明殿讨取颜料、工匠的底薄（系满汉合璧本）并列了所用各种颜料和物料达七十八种之多，各项工匠计有十六种，这对于研究清代宫殿建筑及其工艺水平及至清代手工业发展水平都是珍贵的参考资料。

从以上简述中不难看出，这些题本涉及宫廷生活、经济活动、有关规章制度等多方面，也涉及社会生活、生产、社会矛盾等多方面内容，无疑是研究清代宫廷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在《选编》中尚有几项重要的档案值得注意：

关于孝庄文皇后生活的档案。前文所引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饮茶的档案中的太皇太后即是指孝庄文皇后，因为孝端文皇后死于顺治朝，康熙朝称太皇太后者唯孝庄文皇后一人。除饮茶外，题本中尚有多处称，"奉太皇太后懿旨：著制做"以及"慈宁宫持斋用过干菜，饭房用过干、鲜菜，以及喂养画眉、八哥、鸡之牛肝和肉，总计银十两四钱三分五厘四毫"㉑，并有"奉太皇太后懿旨制做盛将小经之框子一，夹板二，上漆时需龙爪漆（音译）八两，此项银二钱；褪光漆（音译）八两，此项银四钱。额木齐喇嘛房中用白唵叭香，此项银一钱二分，高香六把，此项银六分"㉒。及"为太皇太后事。一百零八名喇嘛十月诵经用过……"㉓等，从这些零星档案中我们可见孝庄文皇后在宫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的饮茶、持斋、做法事领经等生活习惯。孝庄文皇后是清代最杰出的女性，关于她的生平《清史稿》记载甚少，她的政治活动，《清实录》有所记载，但关于她的平时生活情况，官书鲜载。而这些档案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从而弥补了官书之不足，

这为关于孝庄文皇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关于总管内务府的机构设置、沿革及管理措施。据《大清会典事例载："O国初设内务府。O顺治十三年改设十三衙门。……O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设内务府。以总管大臣管理诸务。由特简，无定员，其府属各官均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引见补授。"㉔在康熙朝，内务府的内部组织在原十三衙门的基础上加以改革。但此次机构改革的原因、各司职掌及管理措施等项，官书未载。但《选编》中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噶鲁等为遵旨会议总管内务府下衙署更名给印的题本"，却比较详细地述及此事：

"总管内务府等衙门内务府总管噶鲁等谨题，为遵旨会议事。

臣等议得：在内衙著应办诸事项俱关系钱粮，宜将其各自所属之事加以合并，专给衙门、司之名印，以彰查核。查除总管内务府外，有宣徽院、采捕衙门、内库等十二个部门及景山、瀛台等四处。其中，原本一个部门之事，竟分在几处，以至衙署林立。为此，臣等酌情议得，除总管内务府之名不改外，阿敦衙门、武备院原本有别，既已补放大臣、侍卫办事，仍拟给不同衙门之名印。至宣徽院等部门名称，拟改作司后给印。总管内务府有主事二员，阿敦衙门、武备院及每司各增主事一员，令其专司案牍之事。此辈职衔，应与在外衙署主事划一。此六司拟由总管内务府管理。凡事由司奏办，或禀告内务府总管奏办，以及规定办事期限，完结之事如何查核，各司之印由谁执掌，官员调迁等处，皆拟由总管内务府明白具奏定夺。阿敦衙门及武备院之印，拟钤盖其衙门案牍、奏疏、给在外衙署及在内所属各处之行文；司之印，拟钤盖各司之案牍及在内所属各衙门、司之行文。衙门司之名称，拟由内阁议定具奏，印拟由礼部铸给"㉕。

此后，题本将宜合并之部门及职掌开列，这样就弥补了《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以及《总管内务府则例》等清代官书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总管内务府机构设置、沿革、职能，是一份珍贵的档案史料。

《选编》的第四册载有新发现的雍正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允禄等为议曹頫骚扰驿站罪的题本"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曹頫骚扰驿站获罪史料中的最完整的原始档案。本中不谨引据山东巡抚塞楞额于雍正五年十一月参奏曹頫等骚扰驿站的题本原文及塞楞额开列的曹頫等骚扰驿站勒索详细情况的清单，而且有当时审讯曹頫等人的详细记录，所以该题本是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同志发现关于曹頫骚扰驿站罪的雍正七年刑部移会后，又一可喜成果和新的突破，对于深入研究曹頫获罪的原因是具有说服力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正如金启孮先生指出的，"对这些档案进行仔细研究，不只对史学，即对红学也能有重要突破。"㉖

这批档案中，康熙朝有关外藩进贡的满文题本多达一百余件，译编者选择了 76 件。这些题本详细记载了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进贡的次数、品种、数量，仅康熙二年题本就有 45 件，充分显示了康熙朝少数民族频繁来京进贡的盛况，显示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密切关系。在贡物折赏上，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夙有定例，但康熙朝折赏时往往赏物价值高于贡物价值，尤其是蒙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亲来时，根据等级更优赏龙缎袍、蟒袍等，体现了清廷对少数民族的优渥和礼遇，反映了康熙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和处理方法上的独到之处。而乾隆至道光朝的十一件题本也同样反映了这种亲密的民族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有清一代民族关系和清廷民族政策的很好的档案材料。

张德泽先生在《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指出："升平署　是承应宫廷奏乐演戏事务的机构。乾隆初年设'南府'于南花园（在南长街南口），令太监在此排戏，辖于内务府，总管内务府大臣及堂郎中等常来园内办公，为别于在西华门内之内务府，遂名此分府为'南府'，道光七年

(1827)改为'升平署'"㉗。但《选编》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郎中费扬古等的一件题本记载:"糊南府(音译)所用戏台架子(音译)六……"㉘。从内容上看,是与演戏有关,此处的音译显然是从汉语之译音。这是否说明,宫中演戏机构在乾隆前即已存在?再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李孝生的题本中记载六月十九日"景山客卿古大论、申次连、秦希范、昆腔(音译)之教习张华、金为万、张义凤、罗继祖七人本月之钱粮银各以四两计,共带去银二十八两"㉙。昆腔教习,显然与中和乐等宫中雅乐无关而与宫中演戏有系,此类教习的职能究竟为何?能否认为在乾隆设立南府前宫中已经有昆腔演出?还是另有其它用途?深入研究这类档案很可能对我们研究清代南府、升平署以及清代戏剧史会有所补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选编》的译编出版为清史、满族史、清代宫廷史、清代民族关系乃至"红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内容丰富、十分珍贵的档案资料。

徐中舒先生在总结整理移出内阁大库档案的经验时说及整理这些档案必须经过下列许多程序:一去灰,二铺平,三分类,四捆扎,五剩余碎档之处置,六裱褙,七抄录付本,可见整理此项档案是十分繁难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图书馆及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有关同志此次整理难度要更大,因为这批档案已近三百年,素蟑灰丝,尘封颇厚,且经颠沛流离,虫蛀受损,受潮粘连。这些同志在扑鼻的纸尘中,挥汗拂尘、轻揭轻放,将这批档案分类摘由,填入卡片,装入封筒,费时数月,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关嘉禄先生和辽宁省民研所何溥滢先生查阅大量文献,字斟句酌,将原档满文译成汉文,且经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先生将译文校对,关嘉禄、王多闻先生统编审校,书稿经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马协弟、任力审定付印。从而为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古籍、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清史、满族史、清宫廷史、清代民族关系的研究乃至红学的研究,又剪红梅花一支,立了一大功。诚如金启孮先生所言"实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昌盛繁荣的具体体现"㉚。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国际清史界的重视,便有国外学者前来索求,足见其影响之深,随着清史、清宫廷史、满族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影响也必将更深刻地显示出来。

---

①②"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掘和整理"王多闻、关嘉禄,载《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P6。

③④⑤徐中舒"内阁档案之来由及其整理"载《明清档案论文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P9—10。

⑥《明清档案论文选编》"前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⑦吴昌绶所编龚定盦年谱,嘉庆二十五年下载。

⑧《光绪会典》卷八九。

⑨㉑㉒"多波霍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30、P134、P135。

⑩"安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42。

⑪⑲"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68,P163。

⑫"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89。

⑬"赫奕等为奏闻一年收入用过剩余之盐蜜米石数目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73。

⑭"赫奕等为奏闻一年收入,用过剩余稻米数目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73。

⑮"赫奕等为奏闻用过剩余炭、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75。

⑯⑰"胡密色等为清宁宫用人于宫内过夜议罪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6－7。
⑱"海拉孙等为议处私用嫁娶女儿事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05－106。
⑳"林奕等为予备畅春园所需炭、木柴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92。
㉓"安泰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158。
㉔《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七十。
㉕"噶鲁等为遵旨会议总管内务府下衙署更名给印的题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
㉖㉚金启孮《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序言"。
㉗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P180。
㉘"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04。
㉙"李孝生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P217。